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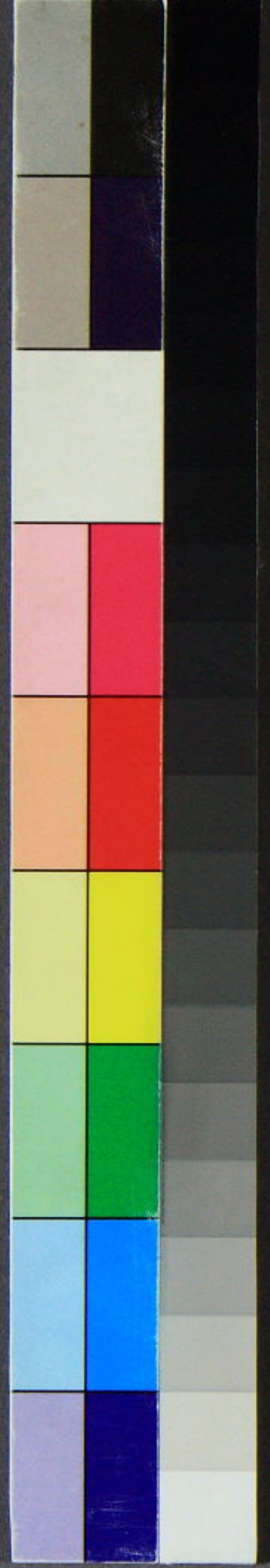
賦 祭 辭 銘 歌 謠
文

跋 序 說 記 辨 書
契

諭 觀 察 使 教
謝 蘭 相 如 書
勸 文
風 土 錄

冲庵集
四

~ 16
2403
4



和
2403
5-4



仲庵先生集卷之四



登高丘賦贈朴君昌世將赴順天作

登高丘而遠望兮逝君舍此其安適江滔之其
流遶兮山欲沓一本沓其回塞命乎行止不吾謀
兮時不可驟而得遷流合散之不可常兮疇玄
造之問極嗟人生之鮮歡兮何會難而離易何
草兮不黃何離兮不悴曩秋霜之載儼兮今熙
陽之旁洎傍一作傍九垓之决濟兮仰千古
而遐企感鷓鴣之潔潔兮悲淑人之希比飲淡

水而識其味兮識一本固群睽之一值掬清溜
於蘭房兮延素水於瓊解掉桂舟以方濟兮望
津碕而力致冷瑤林之玉英兮激飛霞之真粹
竊慕前脩之遺軌兮惟盡心於所事忘羈孤之
迹賤兮罄嘯而不線惟彼兩儀之昭揭兮行
亘天而靡墜罔曰吹火而爍鑑兮殞一日而徧
瞽拈螢火而裨大陽兮甘殄蔑兮于鑿谷歷鬱
屈余肝膽兮嘯九關之魑虎車惡板而奔壘兮
奮一股以當之附洪爐於一羽兮燎不假乎芻

芒四野辨之以蒼教兮回風蕩薄一本乎孤芳坐
吾以太冥之屏室兮幽濛晦曠鴻以一作備皇
陰機抨隆君以鼓過一作駭兮鬼恠罔象呀以遊
趨赤舌赫熇以騰焰兮騰蛇玄武糾以斂數列
明神其照知兮紅窳廓而不章迅颺其吹
兮疑霞騷其家零凜慄悽人髓骨兮愁慘默
而銷傷覃皇恩之肆肯兮回氷谷之晞暘各投
逆而淪委兮侶燕魑於南裔服趨走於傳郵兮
焉微躬之足勤通管闈之慈歡兮援故山之藁

桂望浮雲之溶瀟兮懷義人兮天之際釋皇恩
其浹滯兮及耕桑兮泄：顧余服之視介兮逸
昭麗而鮮儷獨澹泊以容與兮老蕪：以遠之
矯遠觀而踞：兮蓋宣遊而騰邁出寰區之圖
圖兮脫時俗之機械仄夷壤之陋阨兮遙翔舉
而振長袂凌倒景兮貫列缺御丹鸞兮策玄蛟
捐扶桑兮拂若華朔河鼓兮拓妖慧憑玉山之
峭岑兮吐晴霓之繚戾悟蟬蟪之不壽兮軼凌
雨兮一本凌雲而滂濺結青松而倚楓林兮窺龍石

之涌礚瞰滄海之絕垠兮激青冥之沆瀣撫六
合以超忽兮規宏越而靡屆招蓬萊之青鶴兮
吾將涉世而深曳及英華之未謝兮泯真精於
玄大舊鄉掩藹其增悲兮覩吾閭而尚在疑耶
覩於儵忽兮窅幽潛以返內帝詔咸以於猗兮
足四遐而奔馳浮遊乎漢之皋洛之汭兮要至
入兮形姣麗英一本義妙質之懿覩兮御百乘而
共載發清彈之徽音兮申厥好而雜佩惟芳澤
之昭渥兮時亦猶其未艾曜靈忽以暖晷兮期

一逝而難再悼娥眉之入妬兮羞荀合之終莠
 舟蓋冰之力殆兮媒失審兮情睽希無閱以索
 齋兮守三一作之一作繫於蘭縹縱曰湛其寡諧兮
 矢致命而匪虧竊功不敢忘初之厚義兮聊周章
 而委運豈進退之身謀兮蹈義命焉不疑夫惟
 古聖之所懋兮寒久遠之有時誠制行之蕩
 兮允中正之是宜祗畏夫皇上之耿命兮志黃
 虞於剛晦君親忠孝之一揆兮匪外鑠而中操
 事巨細之相循兮用可檢夫運手相河水之清

連兮前川路之孔夷此流兮以死行兮結佩纒
 兮誰遺念夫人之云遠兮焉行祥而舒一作情
 諒天心之謂何兮羌戚歡之微冥伊納溝而恥
 已兮回素陋而服膺一窮通之貫金兮信道質
 之死生日但乾七夕惕以對越兮庶無忝乎大明
 重曰青春承序兮白日貞明網緼生動兮萬族
 和嚶嚶兮忽過兮朱火適盈感時物兮筮雲營
 此時兮獨南行絢采衣兮佩銅虎張春波兮生
 極浦願接手兮同此歸路阻絕兮冀余覩香孤

雲之迨流兮寄遙情於八垠

阻絕一本
作阻錦

祭延昌府院君文

金勣

嗚呼哀哉公之生也精騰列宿神降維嶽瑞鳳
九苞祥麟一角懿性困凝清儀灑濯素月涵壺
層冰出壑早歲飛聲振厲騰躋潛志道腴沉浸
咀嚼騁驚古今搜抉玄幽義窮義文、括曹劉
登朝光國實罕其仇領袖儒林多士有造山斗
有望擘映穹昊天駒蹀血溟鵬振羽送跡超倫
孤風絕侶徂茲運否虐焰彌宇公實周旋禍少

用紓人士賴倚大川砥柱爽矣維公勲名掩古
形炳雲臺義光青簡嗚呼哀哉昊天未定而命
之短歸神惚恍長夜其冥上軫 聖主下愴在
廷吾輩門生長懷永哀長懷永哀容想徘徊瀝
茲血誠恭奠耐盃

祭成公文

大司憲世
純甲戌作

嗚呼哀哉公何歸乎穹昊冥茫冥茫窅冥繫道
難詳謂感有宰而莫死神以謂死神降監下民
為有宰也而難必斯何豐而賦何畜而施何任

而材何從而期何難必乎而生此賢傑何降監
乎而棄此良弼生也有為棄也何為九閩真通
怨毒其采嗚呼豈公不幸將人不臧昔公用世
正大明劉識絕以精器幹而方盤錯昔縻利刃
游恢如彼天驥迥異鶩鳥鸞時珠樹刺眼知瑞
飛居一本聲奮翹不驚而至往在昏主澤焦忠義
逢臣唯之舌刀是諱正色直諫凜其勇毅辭榮
見幾餘波恐浼脫身赴燕斯以遠殆達見洞微
高節硯磊是皆餘事隆望益繫朋、聖主興

頽起替謂公益梅燮調斯世英風高翔秋霜方
厲一疾遽嬰未淹旬日朝露溘然精沉響絕嗚
呼哀哉公按湖西余實在幕獲陪警效共惟咨
度事有商畧中心莫逆温其以春其容有廓漻
其以秋其節有錡惟以綢繆惠我契托知遇既
深報恩無所義寓僚佐情懸兄父晤言盈耳忽
成今古五情摧摺匍匐顛仆冥乎昧乎無聽無
覩日月逾邁忽及奠祖母旋飄飄素車載路屬
抱疾患沉綿月餘未諧躬拜無護輅輿俾奠一

杯亦寫深懷幽明有負撫躬增哀悠々長夜音
容永乖公何歸乎嗚呼哀哉

北郊嶽瀆祈雨祭文

予惟愚昧才微責大承天景命懼亦克配暢焉
其疾恒若不逮設施乖方政多違悖陰陽莫理
天工其代氣行斯珍荐仍蓄滯羣生失育于今
九載匪民有孽實予愆贖屬茲長養春夏之會
早耘晚播三農時最早胡云彌俾民功廢塵揚
四野泉絕浸溉胥矣勾芽生意焦敗種未落土

時過難再孰云不播而得有刈麥秋已荒西成
恐害一人有咎遭天之愍屯民無辜將填溝瀆
厥惟明神網紀邦界惟國是庥錫我純介今茲
之酷神寧忍耐人依於食無食何奈神依於人
無人何賴有誠必感天實仁愛有感必通神應
不晦苾芴以薦恪虔以評冥祐庶回天禍可悔
時哉勿替賜我甘霈隆予晷霽乎汪濊膏我
土脉蕤一本蘇我民瘵歲獲有登無怠承祭匪言
之誣惟忱之在

宗廟親幸第二室祭文

眇予無類忝守宗祧肆于人上召沴興妖誠敬
靡假謹着牲宰惇、殞場深咎曷迺躬詣奠告
少展懣悛明、我先神鑒不諂

黃龍祈雨祭文

惟茲之旱云何其甚彌春歷夏天禍不啟赫其
如焚九土生烟野無生草川竭漚漚功廢夏鋤
望絕秋歛圭璧既卒天不降監下民無辜將填
坑塹厥惟明神靈用夙驗回時降澤下土是廕

蘇我生類神實是任生類向穢神其不念嗟雲
騰氣霈字潤浸俾民不殆昭祀無玷案盛有苾
醴醑斯醞無訛天權上天不僭

獻陵親幸祭文

於皇聖祖顯、令德思齊神在天作之合弘濟
艱難贊成鴻業眇予繼序夙夜兢惕遷延五載
祗見禮闕余懷之悲曷有其極茲涓吉日躬奠
菲薄俯諒微忱庶紆歆格

延昌府荒君金勘祭文

惟卿質凝秋水精騰列宿瑩然秀異斯乃天受
高材達識夙馳妙譽潛志墳典聘騫今古射策
金門卓袂鑿署宛駒追風溟鯤振羽超騰踔厲
蜚英要路早歲勲名罕有卿倫一疾遽嬰溘爾
歸真天之不憖云如之何伴奠菲薄傷我實多

祭金公瑞老文

丙子

亡友金君之靈嗚呼昊天之孔疚兮拯斯人之
云毒人也謂宜受祐兮而反罹夫斯酷醇良
質之不渚兮實降稟之有異性孝友之純篤兮

人不間於齟齬撫壯歲而質之學兮愈不疑於
厥志尚友近在賢從兮相資不匱乎錫類識路
遙驅而駁：兮道何遠而不至抱遺經而未歎兮
仰古聖而避企漱澹泊之清腴兮息紛華之剽
削疏黍苗之沃其根兮竢西秋而必穗入牖戶
而及堂兮期終履夫奧邃幸余接清塵而傾蓋
兮悵佳會之晚值望德宇之溫：兮得羣鷺之
天驥鬣餘馥於蘭室兮援松栢之藤藜情眷：
而相親兮惟道同而義比為君雅懷之丘壑兮

共三秋兮一本作俗離空谷翁鬱以穹窿兮木
察魂兮石鼎巖山巖造天以玉削兮白鳳騰舞
而奮翅余侶魑魅魍魎兮山之中君胡為乎紆
龍轡玉佩兮琅之霓裳兮披之攀危梯兮躡高
巖倚長松兮攬薜荔歷虹蜺以憑青冥兮魂逸
越以靡所暨悲東夷之迫阨兮撫六合而興唱
窺龍幽之陰石兮對書榻乎孤寺山中人兮獨
立眇宇宙兮無與歸悼芳華之易露兮結幽桂
兮誰遺世既莫能察余中兮非子知心其誰語

依佳人以托隣兮永歲晚而好處花遷之原九
屏之阻兮聊與子徜徉而忘慮愍佳期之易乖
兮傷此言之不可聊徂秋木落而分携兮霰雪
忽其零庶滕裝整笈而言邁兮指君居而遲之
及頽歲之未央兮尚亦初服之交修何神明之
不吾謀兮疾斯人之綢繆講學三冬君莫同兮
又斷蓬之飛浮歎欲交手以相勗兮申別酒以
踟躕和調度以痊瘳兮冀後會以為娛云胡未
一月兮事緯繡其多虞澹之喪室以南還兮輜

入洛兮返輶輿念我友以匍匐兮若炷艾以熏
焦道全城以徑戾兮鄉閭索以蕭條寧彼喪兮
尚賴予君惶驚倒兮忽凶告遭一患兮已難忍
曷昊天兮凶是鞠執燻手兮涕橫流哀時命兮
不可卜何晴陽之溢露兮在風又集乎孤燭新
居未瓦兮新壠去母髮白兮妻鬢綠兒三歲兮
又在腹人生到此兮灰心曲釀碧香兮待我飲
我到君逝兮香松醪人一逝兮事隨空魂一去
兮不可招嗚呼若人之不淑兮抑吾輩之盞也

吾見其進不見其已兮寒朝聞而夕斃也沉綿
床席不解于敬身兮固可見夫處死生之際也
覽觀夫頑嚚險詭之儔兮固亦多夫世也當年
安壽而享樂兮亦未覩夫獲戾也豐善而報約
豐惡而報泰斯理安在兮輟輶旻哀人命之
儵忽兮混玉石而一槩來者吾不聞兮恐為善
之或怠亂曰春陽融暢品彙昭蘇兮新草生原
百鳥嗚呼兮天時承序逝啟兮嚴霜下添惡
銷潛兮吁嗟生世吾亦寓兮魂兮不返瀝血懇

兮嗚呼哀哉

漢寧山祈雨祭文

地下請中稿
收使李侯作

崇：靈山隆隱天子根蟠鉅海亘綿延兮噓泄
川豁歎欲雲烟寶巖斯興人物阜繁莫茲名區
上國是樊驩駟駿有百其屯華實之毛王府
于充列爵攸隆祀典攸崇驅除妖沴順調雨風
海邦之人實庶玄功今茲之旱孰尸其蠶恢台
盛夏長養之節草木競時驕、偁、中途瘵閱
迫此焚蕪兮矣稂莠哀此嘉實林、下民南計

力畢撫視莖蕪一飽可必所天將失心焉若割
仰彼蒼、誰從問詰明、祝融炎帝之弼九上
之神協心密勿魑橫可劉龍瀨可撻豐隆屏翳
唯厥嗟咄謂神孔仁而不我活民靡遺子蕪獨
崱岵夔魑鹿豕匪神之匹根幹既登寧恃芽耕
惟山之陰主鎮是臨東西二縣臂應于心實殿
茲土神所降歆胡乾于此于彼淫霖一抔之立
不均厥施極備極無聖戒攸垂主鎮云齊蓋蓋
無依神惟無阿靈應不虧監此誠告回惠顧只

一洗亢陽賜以雨只拯我無辜澤布獲只時不
可再臍不莖只生類未穢猶可逮只救焚濯熱
唯其亟且豈惟救且又且濡且禾苗勃興及瓜
蔬且西成可冀民樂香且昭仰神惠酒重醜且

長元岳祈雨文

暮春祖夏百昌作子生意布獲無垠塲兮麥秀
漸心蠶上箔兮歲功方興遍郊郭兮如何此時
澤久涸兮驕陽憇侯近焦爍兮種未入土田北
圻兮快關榮滋將墮蠖兮春豈無播而有秋獲

兮何辜蒸民哀墊壑兮真宰運化司素鑰兮日
烜雨潤有常燠兮豈天不仁魁為虐兮竊弄玄
機曠斯瘼兮厥惟潛靈神翕霍兮噴雲彌電洞
窳廓兮察此民蠶發玄鑰兮霈隆洪渥救焚灼
兮俾民有食靈是托兮安此深淵保真宅兮床
我南土敬涸酌兮

祭龍文

乾垂象兮陽德彰擴靈機兮神忽荒形文矯兮
曠煌兮凌閭闔兮窮混茫風雲雷兮助騰驟水

下土兮澤滂汪今茲夏兮苦亢陽胡不救兮稼
卒痒昔春旱兮副我望播得時兮息無疆息不
卒兮交不長神豈戾兮人不臧苗將秀兮近焦
傷忠無期兮秋登場民何辜兮遭斯殃鬼之虐
兮不可當路愁暘兮塵揚泉渴涸兮魚蝦殭
烈火迸兮彤傘張大海波兮如沸湯神之仁兮
忍自康抱珠眠兮紫貝堂天蒼兮杳難詳神
翕施兮人所昂昭升天兮高翱翔驅豐隆兮舞
商羊降甘霖兮霑洋洋多黍稌兮歲登穰穰有

繫兮緝有糧虔報祀兮不敢忘恐鷓鴣兮時欲
央精潔齋兮薦斯章

祭淵文

坎德靈長稟自天一虛明清澈利澤萬物爰自
邃古與嶽甲乙經緯坤乾綱紀八埏流而為川
止而為淵懿哉淵兮挹之彌冲澄涵萬像上洞
下空神龍之宅罔象之宮玄幽惚恍隱見不測
既升既蒸泱乎洶程為雨為雲丕贊生毓六月
維夏三農就極鋤耨既勤人功既殫黍苗始穗

豆花成辨政須膏油而酷旱曠顧瞻四野燥如
樵爨十日無禾古賢所歎矧伊海邦壤綿易燠
其雨其雨經月有半哀民生卒歲無食大命
迄至疇敢不盡神惟降德拔此填洫挫彼驕陽
盪以太陰閔彼羣穉靈以甘霖回彼饑殍轉為
謳吟宜禘宜享是庶是託神之聽之不可度思
式禮惟寅永無斁思歌以寫忱用代圭璧

重祭山文

謹既彌時稼就焦只歎焦既盡民不聊只民卒

瘠弓樂土墟只體天一本須告祗跪敷只告而
未獲湛不孚只再筮而瀆聖訓紆只時過難再
亦古謨只鵲鳩應序朱明徂只神祇佑人豈斯
殄只將人不戢自貽疹只躬此奠盥心曷盡只
疾痛而呼神所閔只德雨盪沴蘇此區只無以
斁遺民是庶只

重祭龍文

旱既踰時蘊隆焦只稼穡卒焦民曷聊只樂土
墟矣神曷依只敷祗跪告罪哉祈只祈不我顧

謔有違只朱明祖矣
彫序代只長養石實時不
可再只天佑澤物神詎闕
只將人不穀自貽瘁
只躬此饒饒貢誠意只躍
天水地厥能事只需
我霜稿粒我賜只豈以數
遺惠我庇只

祭高麗太祖文

皇、睿哲麗代太祖時哉
挺生綏我東土屬世
叔季鷄林葉黃波流其隕
淪渙昏亡完甌復裂
有滌斯湯悴、有生穢于熬
烹壁壘室家金革
水棠鯨海之域血肉為塲
不有真人周靡遺黎

亨濟時屯拯此塗泥不嗜
殺人三韓迺一三韓
既一闔戰迺畢恩波流被
再造區宇登我衽席
始有父母安我壽我莫匪
爾賜嗟、廢興命也
必至巖、維功不替在人
自我祖先尊祀昭寅
崇義有殷于我作賓禮視
三格古訓式遵共保
鴻休垂裕無窮仰惟懋功
載感予衷君國九載
赤厚斯民盍追本始敦我
誠純恒典時假示浹
予忱更隆斯裡庶表予心
陟降孔昭式右式啟

臨絕辭

投絕國兮作孤魂遺慈母兮隔天倫遭斯世兮
殞余身乘雲氣兮歷帝閣從屈原兮高道遙長
夜冥兮何時朝烟月裏兮埋草萊堂、吐志兮
中道摧嗚呼千秋萬歲兮應我哀

浴沂辭

得於傳聞
非公迹

春風兮吹簌鼓萬物兮氤氳濔光景兮蕩漾方
向榮兮欣、顧雪兮兮非水揚漪兮生紋褰兮
裳兮籍蘭浴予身兮清沂靜天機兮萬象步徐
徐兮春輝悠、兮我思雲景落兮波之中西風

輕舉兮咏歸慕羲軒兮遺風高山兮仰止白石
兮巖、道遙乎浩、之中魂靄、兮城之南

順天府使金公墓碣銘

尚之望曰金氏有高麗左代言梁始乳值倭寇
父母置林下七日來視有虎乳之異三子長得
培即三之助之一盪定紅賊者也次得齊先致
俱以文儒為將有功麗季先致位重大匡洛城
君於公為高祖生典農正諱鈞、生副司正諱
尚道尚道生訓鍊觀副使諱彭壽寔公之考娶

晉州姜氏朝故大夫按之女以癸子歲生公公
諱鑄字子寶以武藝登廣辰科又擢丙戌重試
初授軍器寺參奉轉奉事直長時有李施愛之
變公當選赴征諸提調以公器幹啓留主戒器
頃之皇朝請師討狄帥具致寬寺提調也啓公
諳兵畧請別為幕屬後具公與尹提調子雲議
以武庫國之重備宜擇持任專而惟公明果能
堪之將請于朝隨缺次陞勿從他職委寺務以
久議既定公詣正以情告曰諸公猥以其為材

欲久以任斯幸矣念雙親耄期垂迫風樹不靜
本強求宦冀得一縣之養以畢餘年為為之願
今議如是實是惻焉因感激泣下正惘然即與
俱往尹公第悉以告之又告具公皆往返數四
強然後可之乞縣得鴻山縣人洪議政允成方
婚翁多占吏民縣官數歲中至九替公至即盡
括出之又均科役略不貸洪使人讓曰國家幸
以老臣待之厚汝何人敢凌我至此今還京上
聞不復能終老于斯也答曰予衣笥封不改行也

遊耳固知不能久居吾但知奉職他不顧也洪
益藉忍屬素節者期必去之公愈堅不撓庶使竟
賢公而不為搖縣遂大治一時頌羨洪尋亦悔
服禮重之陞尚衣院判官遷司議院爭焉成
廟會議之皆以文簿典守一番耳至聽訟理究
非明允不可遂不果改拜黃海道都事以親老
辭復為司議剖決無滯時稱庭空有巨室之訟
蟠糾淹牽至六七年者一一立斷巨室不能
怨及自咸安換守昆陽也其一巨室為方伯凡

獄訟之難斷者一以委之曰必此人可辦也凡
歷都摠府經歷順天府使又守中和高原二郡
以歲辛酉公年六十九感疾歿于尚之私第之
正寢遺命喪葬悉從儉約禮也公性抗慨遇事
敢為不避權力喜擊豪不少假不趨勢不營產
早歲入望以遠就竟以峭直寡合蹭蹬不得志
焉然歷仕四朝典五邑所在廉謹持身威明御
下職事修整吏民畏愛屢經肯綮而鋒不嬰尤
長於聽斷嘗語子弟曰吾無德惠可以及人獨

於詞訟未嘗有知非兩故誤斷者也公之室丹
陽池氏考曰晉鄉潛於窮經不耀世娶知平州
事昌原朴思濟之女以己未歲生夫人夫人後
公十五歲歿年七十七葬與公同塋尚之北柩
現之原也男子三人長匡律進士次匡衡次匡
復擢癸酉科為藝文館奉教文二人長適權遇
次適崔文海內外子孫女十餘人嗚呼以公之
材德不大以施譬之水于上以汎于下以泓以
演公之流其泓且演與天其厚公者或者在於

茲與復以墓文屬于鷄林金淨不腆辭詞懼貽
神羞有弟托姻公家忝葭莩之好敢不辭而銘
諸石曰

金之起虎以異真祐望豐後季暉唯公道不墜
蹕武厲載明毅侯不嚴褐不揣義不餒勇黜責
閑戎政允辦理威有慕免而恥豪瞻曷德風靡
盤錯解利器別施不大迪後哲昭幽明貞石揭
於萬年揚休烈

軍器寺判官俞公碣石銘

正德甲戌歲五月軍器寺判官俞公歿年五十
有四其年秋葬于藍浦縣於吾各之原越歲丁
丑夏孤璟暨督都事尹君光齡謀立石請于鷄
林金淨文以刻維公諱汝諧字舜舉先公慶之
祀溪自公考諱起昌娶庇仁縣人叅軍具安遇
之女遂家焉起昌以武起官僉知中樞府事公
實箕裘決科于歲丁未立朝通三十載九宰扶
安保寧浹溝藍浦等四縣歷宣 傳官監察竟
不過判官以終公少年有藝能常志馳沙漠人

莫之許晚歲意休適林泉又速促未得一年哀
哉性坦易逢人輒款飲愉々如也娶知中樞府
事李秉正之女有男女各一男即璟督即尹君
也銘曰
長數縣生半百彼不知以為畱陶於酒權與客
無赫譽無害謫世失得歸窆廓黃山之茂松柏
公惟安吁真宅

楊公殞陰誌銘

揚公沔巨源與先人同年孤世英請誌殞陰

為之銘曰

揚出中夏起遷東巖望于清州位終昂司典書
添植同知敦寧厚郡守子淳五葉公克後攻文
奮翹進士山酉乙未擢甲科典籍直拜殿中之
選以及直外獻納正郎掌令府使校理僉正寔
公歷履五十七終弘治庚申府使申保生蔡夫
人無嗣先設繼室曰孫嚴君名頤都事江原有
三其胤弗替以蕃世傑世俊迺英之昆長興之
阡宅揚而圻依斯封斯永無斁斯

段秀實擊朱泚笏銘

多有誤字
缺文月錄

彼物者不能自異寄用於人而富貴生焉而人
也義奮惡肆又托於物而乃形物有既往而遺
醜聶劍行賊逞其頑擄物有愈久而彌烈段笏
誅逆稟其忠誠非爾笏能為可貴猶一作惟段之
是持匪為持爾之是貴惟是至大至剛之氣烈
托夫爾而發施夫此笏與此身可得而糜碎而
此氣也將亘古絕今貫日薄月赫々而無虧嗚
呼茲笏乎微爾托吾段公爾直弓然片木而已

乎銘以表之用代品彝聿敬告夫來禩

無絃琴銘

得於傳聞
恐非公迹

素琴無絃陶潛昔好默會之中天趣浩々但得
其聲不如無琴絕絃而坐太古其心

大味方淡大音無聲達人大道察於無形文王
雅操何在無絃天機靜裡其趣也今流水高山
默會而傳歸乎太空求之則自然

天地萬物形於無形自然之音本乎無聲所攝
者內可遺者外高山流水浩然默會胸中太古

不彈而傳者得其趣何勞其絃此亦可疑

廣南薰歌

琴酒夏
月課

南風之來兮薰八埏兮細緼穆々兮遂物性兮
俯仰天地兮聊可以游泳兮南風之融兮暢幽
遐兮响噓鼓舞兮揚靈和兮吾帝之鼓琴兮同
興萬類其寔嘉兮

迎新使歌

謠淳昌
作

伏惟監司相國閣下芝蘭之秀琬琰之英丹穴
羽毛之奇渥洼汗血之種朝咏祺樹之實夕採

天山之永浴以華池之泉漱以瓊瑤之液虎生
三日氣已吞乎金牛鵬搏九天路無闕於南溟
少日僧摩天上之麟壯也雷夔龍門之鯉劍埋
獄而氣衝紫府珠剖蚌而彩射龍宮胸蟠五車
之射大策如摘毘之易手把十年之司運風斤
試斲真之難杏園此三名渭水明春向瀛洲十
八選青雲滿後塵任鴻漸於天衢歛聯翩而飛
步振垣清切手批逆鱗之忠齧禁深遠只名鷄
舌之榮入則金馬玉堂出則繡衣杖鉞揚光烈

之翕赫蔚會合之亨嘉撓不濁澄不清難窺萬
頃之量招不來麾不去可托六尺之孤一鶚霜秋
豈混馴籠之族百鍊精鋼不作繞指之柔指紳
席上之玲瓏璉清廟之器今乃九重寵命欽往
設諧南國巡臨後來我活憇召棠而跋涉攬范
轡而澄清撫百濟之遺風覽山川之紆直咏駸
之回牡懷靡及而傷悲宿草生輝新林動色
錦袍朝日曜皇華原隰長消沮饗餐饗之肝送掃振
鼠之迹民或執熟濯以清泠之流谷有恒陰吹

以和煦之律民情物意可察眉而即知推仁廣
澤在舉心而先施賦雖難減蓋先除賦外之征
民未易蘇宜去民間之蠹縱無捕蛇之數寧少
泣珠之悲此日方面分憂朝廷政化霑海徼他
時前席敷奏閭巷風謠達冕旒某等山澤陋儒
朴魯庸品徒勤窓前之讀長守瓮裏之天龍門
李膺縱未接其餘塵關西伯起竊想聞其風采
先聲已到喜氣自增望卿月之臨軒黃映眉宇
瞻使星之入蜀光燭窮鄉敢竭卑忱恭疏短引

詩曰

芒芒南土粵溫王之理溫王緬矣粵我公之莅
推殘復朴維我公是俟懷哉懷哉碩人君子
碩人君子粵維溫王溫王緬矣于後其荒香顛
覆亡克究用張姦風是長緬惟溫王
王憂南土命汝其行登我王道南土是荒越人
有慈職是無恒念彼荒於架矣強梁架疑奇
字之誤
公拜稽首南土是膺發麾若日絀罷登能體宣
德風及海填只我馬既良周道如繩

煌者鉞命服維帶與旒旆四牡撥容
與之揭發允是宜也王之匹也
載頭留南國所瞻其上維握其下維移君子
有儀示民不厭彼君子兮命無忝兮

南土六章章八句

顏樂堂詩集跋癸酉

詩者性情也性情發而為聲為取華采藻繪之
足言也自道德喪而性情離文辭勝而正聲微
靡然趨降淫佚繁亂愈奇愈新而大槩殘矣嗚

呼斯可以觀世矣上世人服教化心德不爽其
詩初不為詩教之咎嗟咏歎之餘者有自然之
至音悠長簡遠一唱三歎可以被之金石登薦
郊廟感動幽明故詩之道可以興人可以誦人
可以刺人可以頌人夫功出於內者不精而精
不深而深不暇為力焉者也及至上失其教人
失本性學務為人內治功廢見乎外者不得不
隨之浮華世言詩人類多輕薄直古今詩有異
非詩能為輕薄性情之變然耳故刪後詩亡豎

八夏於怨哀魏晉夏於清虛齊梁陳隋變於纖
艷綺靡李唐詩道大盛存於得此興之體然要
其歸諸人所夏特在於風花雪月之間復古則
亦聞也然而隨其所夏皆流出性情往來殆亦
精深悠遠之可言而猶有三百篇之遺音遺意
焉自宋黃巢以來始並與其所夏性情者而遺之
一歸之於寸學文字以為之得一字以為巧使
一事以為能直欲躡躑古人學之者尤乖僻凡
鄙此夏中之夏而東方又夏之之夏學者率不

求之於性情之本而反尋之於文字之上不涵
泳於自得之妙而反掇拾於糟粕之餘不以簫
散靜妙為趣而以憑陵掩籠自衛為力益費而
為道益遠間有英豪超拔之才奮迅踴厲終亦
至古人患未學尚外而其於論世益愧矣有能
志於精深雖學有未至是吾師也矧學之至者
乎近世有陶隱以平淡鳴世未之尚也逮仙畢
齋以精深之學振起偉然為一家學者始有知
慕之者顏樂公早升堂於仙畢得其淵源今觀

其詩簡正古雅削其世俗華艷一主於精深如
鬼冕佩玉聲容節度可敬而儀也余謂公之詩
非東方之詩也觀其所用力真欲寫出性情之
蘊遠追古人意趣所謂夔越常情卓然有見者
也公之平生道德行事余固不贅後之欲知公
者即公之詩而以簡正古雅者求公之性情風
標斯不遠耳而又必有得於吾言之外者正德
癸酉七月既望

贈志悅上人序

昔歲甲子余與友邊致遠擔書簞讀于三角山
之清涼寺蓋涉數旬有上人志悅其名者時往
復談論幽抱有所闕晤然吾人迹浮類轉萍而
僧又雲遊遂而相失殆今過十霜杳然爲散秋
空無復影響之可尋南來塵薄滑昏不暇念及
昔遊一夕坐郡齋有釋闍至前陳始悅然省焉
乃上人也嗟乎人事胡可勝言十年亦久矣人
事豈爲夫運而不靜推夏而不可常者其惟人
事也與惟其運而不靜也故推夏推夏而不可

常也故決然之頃有窮通成毀存亡之不一固
將紛綸輻輳一往一來或會或離者若有嗚噓
之者萬焉有異而未始有窮而世之人于其嗚
噓中就而驚焉聚散得喪之於身固若蚊過然
尚且驚焉矧夫死生之大乎自吾儕與上人聚
而散、而相失也今吾纍印百里而致遠已即
世一則抑可謂道也一則窮蹇文以亡若是人
事之變其可驚乎上人號了盡諸緣已無聚散
得喪之可言水雲瓶錫自在也號能了死生况

於聚散之細又烏介諸意耶能於聚散而無心
所以能聚夫散也今茲之來也非為聚昔日之
散也耶抑上人之來果將有以不忘舊要聚昔
日之散為也則殆亦未能了業下之緣若是雖
上人竟未能無心於聚散也耶以吾南荒遠人
朋知邈絕欲求京洛一字且難矧夫面乎唯遊
方之外者而能視予不猶愈於麋鹿同群也耶
吾於致遠之亡也已驚之於君之來也又驚焉
然吾非欲外人事者也特因於人事而感彼之

無心也又未知今而往也事變之復幾何也上
人之告去書以為知正德乙亥閏四月五日中
庵金淨元冲序

覺有潛序

乙亥秋余遊剛泉以及蓮庵有淳層者克符袖
卷末說卷首有友人石軒朴君贈符字之以大有
而號之以覺者而徵其言似有寓不盡之意者
焉意者欲符思而得之歟告符曰而得所謂歟
曰未予曰噫固而不識耳夫所謂曰覺曰有者

為釋而言耶則釋不尚有也求覺于無而不于有
也果為釋言彼固已聽于其所謂師者厭之矣
不當附而增加之意者朴之意欲符有覺于有
耶符而所謂寄焉以生者果有耶果無耶既已
有是形有是知覺焉得謂之無耶其始焉芒而
芴而雜乎芒芴之間忽然得是氣而為身焉是謂
之有耶必將遺外是形返于曩之芒芴者而謂
之覺焉雖然亦大惑已夫始焉之芒芴而使之死
然得形者果誰耶使之哆然而食腕然而視寧

然而聽動之蹶如止之塊如而且舒之養之觸
之感之使之歡然感然悱然適然歎然譙然
然者果誰耶其必有受之者矣其必有在彼而
吹焉者二氣是也是吹之者非特于汝而有也
彼之蒼然而覆隕然而載烜然而曜潤然而澤
隆然而鼓而噓而歛而消而息而凡林、齒、
盈于兩間者莫非是物也非特是物其必有居
其上而吹弄之者固將生天生地神鬼神人先乎天
地而非昧長于上古而非老察乎天地而非費

後乎天地而不熄固將混淪而長存若然者烏
得委之空、無、而可也符而慎汝之所受即
汝之視聽動靜知覺者而求夫所謂覺自汝之
無而返入于有生汝而順汝而寧若然不至
於茫乎無識偃乎無歸斯幸矣汝而生乎有而
立乎有莽乎措心於惚恍空無竟將烏乎所歸
矣真空而後實有淳屠之判無有以二也虛而
實盈無而實有吾道之貫萬以一也而歸嘗試
以覺有而求之貧曰

妙乎有也昧乎無朕極實惟母母分求
玄實派間鯁小藏末塵大包宇宙至矣我理請
歸諸有

贈申洪之行序

天之降才也必將有為於時、之治得才而昌
才之用得時而展是二者未始不相須也而於
其間有幸有不幸者有是才而有是時道德施
於世功烈垂於後此才與時之幸也有是時而
無命無才不足以適隆前古或有是才而遭時

充否不能恢建事業此才與時之不幸也其幸之
與不幸其必有使之者也古今天下未始不願
幸惡不幸者而恒苦於難幸易不幸者何也
天使之幸而人固乖之自不幸天不足以勝人
耶將人之欲幸而天固扎之使不幸人不足以
勝天耶天之與人孰乎習乎鴻洞鞅鞅有不足
以窮其倪耶天將雨雲龍效職其旱也雲龍無
所施其用其雨者天也旱者天也而彼雲龍不
可無終必有時而奪其用其亦有所待者也申

君巨才也言端行敏道光德盛天其有期於是
人也甚厚 于今時也休明賢俊穆、以君之
才而生丁斯世亦可謂大幸然問其居職則不
于朝而于州問其施設則不于內而于外牛刀
割鷄鳶鳳棲棘斂藏畜縮不克大歟用茲其大
幸之中而有不幸者焉時之賢愚咸恠以為異
事抑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固將使其涵蓄充鬱
增加積厚以俟其大行宏偉拔世六事無大小
官無內外皆是行吾素君子亦盡吾心焉而已矣

夫君子正心以修身修身以齊家以治國擴小
以克大推近以及遠故君子為政於家而况於
州邑乎海州西海雄鎮也務浩人鉤一作鱗君能
盡心於斯以試遊刃之手他日移之於朝廷於
國不可量也如是而今之見屈庸詎知挫之使
之奮蓄之使之大增之使之厚天其或之所期
者重所挾者遠也耶如是者未始不有待也於
不幸之中未始不有大幸者是皆未可知也於
君之行既以是勉之遂書以贈君別詩曰

離別當春半含情立路歧何方無景物異地少
親知時論輕盤錯州人得乳慈雄藩西海重歸
亦展吾施

送韓謙之赴關北序

天地鉅物也日月所臨燭龍所燭層水之所聚
瘡癘之所起東有啓明而西有長庚其亦邈乎
遠矣哉人之寓生其間者譬之一蟻之於垤冢
人之遊行者譬之隙光之塵乘氣上下焉雖有
絕俗之士終亦未有能超蛟範圍之外者夫天

地之大而壯觀無窮則遠遊為可尚汨落一隅
如繫樊籠者烏足數哉雖然欲極壯觀者以氣
遠以見高何也天地之大而欲以力窮者是夸
父逐日身既危矣而莫之救以死也夫天地以
氣而形人亦以氣而生以人而化天地固微也
天地在無極太虛之中特一點眇之物耳以
是而言之則天地未必為大而人固未必為小
也氣之遠大見之高明者曠然自可以窮東西
南北而小天地於目中吞雲月於胸襟矣古之

如子晉登緱嶺鸞鶴翔舞張博望窮河源星辰
森列趙知微登天柱峯月色如畫蘇子謫黃州
道士入夢是數子者所遊不甚廣而遠大之氣
高明之見絕出天地之外千載稱達誰敢輕之
哉若夫退之於潮柳州之於柳東野之於漂
陽彼其遠行之時愁歎悽愴秦嶺藍關之詩至
今傷之然其終能奮文章而鳴百世是其遠遊
所得而氣質變焉者蓋如此丈夫生天地間所
蘊者奇偉卓絕而發於文章事業煥赫驚人豈

偶然哉吾友謙之西原人也頗磊落不凡歲甲
子冬得官歸閔北視其色殊有凌厲遠大之氣
且宦遊遠方有榮耀焉予謂謙之此去踰鐵嶺
歷咸興是太祖龍興之地山川明秀氣象猛
壯登長白而俯大河可以覺天地之大亦足以
快平生之壯觀也以予因縮吟齋其遠大之氣
高明之見雖不敢異於子之行尚能為子言之

釋守侃字葆和說

丙子秋余遊皆骨到榆岾寺有釋守侃相遇依

然數日益歎六與余同丙午朔生既又請字及
說且曰蒙幸不棄倘垂一教余既憐其愚則告
之曰上人既守其侃請復之以葆和而畢其說
曰至哉化允綢緼煦之非其恩肅之非其
感死之非其暴煦之欲其生肅之欲其成死之
欲其歲善之非其豐惡之非其畜同涵並育周
乎萬物而盤礴焉萬化合散一理甚真一多殊
萬會還一其極曰生而以和為用和之時義
大矣哉父天母地人維無斯稟斯稟也與生俱

生與歸俱歸顧人喪之耳殼也蘊諸方寸接也
散諸六合其殼也寂也其接也感也殼之時有
乎無朕接言而後人我形人我形而後始有勝稟
憎悅悲愉慕想之屬一分而為七七分而為百為
千為萬寔於七也而始有中節不中之異真者
始離而和者乘矣嬰兒生而嬰兒歸者上也離
乎人我而不失其嬰兒者次也於困乎人我僅
而返于嬰兒者又其次也故夫嬰兒之於人其
真全和之至也故天地和而毓萬物大人和而

調上精其揆一也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大本也者天命降衷
之謂也達道也者率性修道之謂也故君子欲
達于和必始于葆而養而充既充而揮光發
于上下雖欲不達諸其可得乎上人滅而吾告
之以生上人寂而吾及之以感得無圓鑿方枘
與雖然方而向剋雖欲不周得乎以人告人得
也者同雖欲泯之其可得乎徽曰
書垂降衷思揭達道疇脫天柱全我實只既曰

遺只曷來葆之嗟、乎波徑反周道只

兼石亭重修記

及巳卯撤去
其故丙子作

物可察乎吹萬不齊聖人有所不能知也夫造
化妙矣大矣一氣六色形化質凝何所不有荒
焉備焉為焉巧歷所不能周吾惡得而窮之物
盈理妙其不可窮者或又不在于希夷詭幻而
混寓於尋常又不可知亭石也而特號於世夫
石固常物亭有巨海雲烟魚鳥沙洲島嶼日月
之出沒不為不勝談者獨置彼而尚此豈果有

以異耶余東遊既探皆滑石巖之府以為天下
之徒奇盡矣既又舟繞亭下足躡其巔而細剗
研之夫其削磨六棱石柱束立數仞均一方正
環一亭皆是既又束數十柱成一峰離立海中
者前後皆四峰既又縱橫叢委散漫層互如是
者果非人工鬼巧之所得施孰繩墨是孰斤斲
是而斲治鑄礎是孰且多事而搏弄是始嘆物
狀之難窮彼一也此一也不可偏指或者欲以
局識并見守徧遺外則過矣攷安軸記斯亭以

為茲石之奇恠實天下所无而亭之所獨有夫
茲石之奇恠既已出於思慮見聞之表而駭動
心目庸詎必天下之不復有奇於茲石者耶夫
以物度之無倪聖人所能知而安子獨暇窮
之耶余固曰彼一也此一也吾姑就其所長而
尚之噫斯亭之奇而仄僻夷老尚荒虛寂寞之濱
大禹方朔之所不采錄然而東海賢翁墨妙往
徃繼踵未全為不韋矣廢碣剗剗古亭無餘温
風蒸霧之病人亭愈增荒虛寂寞遇與不遇亭

固自若也於亭雖無損益而事有不當然者幸
而遇使君宋侯重新而室宇之其與剪拂六行
益車增其駿價者同功歟或戲之曰剗剗與焉
性離天下多故始貴駿足亭有真勝者存惡足
室宇為輪蓋供億弊且及民奈何曰亭而元四
仙高躅海滢一堆阜耳四仙振芳後之君子嗣
播奇芬間值圯廢廓絕得無待拂拭之者乎顧
亭之勝聲傳四方者久諧會賞遇所不無也室
宇之有無固非獎民之所係矧侯之賢而政已

成民已安營葺斯宇毋取狀侈不病公私以愛
厚佳賓儒雅俾之宣埃壻湮鬱之積發山海爽
塏之趣相與悠然觀妙而有得焉詎非宋侯之
懿歟既以答客遂書以歸之

女媧氏鍊石補天辨月課

天地惡乎成、於形氣其形也無方其氣也無
窮吾惡能得而名蒼然而上日月星辰擊焉墮
然而下山嶽河海載焉茫然而運網緼索鑰吾
惡得而不名可名者或得以缺之耶可缺者或

得以補之耶吾惡能得而知之難者曰形氣之
於成毀猶地之在鉤甬合散變化未始有定形
缺者可補以形氣也者挾形而束之氣缺者可
補以氣形也者畜器以藏之蓋昔邃古天地之
始生也固將屯々然死鴻然幽紛然忽奕然輕
上重降清濁漸分于斯時也形氣未離清者未
全於清濁者未全於濁輕者未分於重々者尚
混於輕于斯時也人身長大天地如室廬五岳
為門闕四海為盂盂故巨靈劈二華康回移不

周往々頭手所據觸或至傾地維缺天極有知
者鍊石以補天斷鰲以擎地及世興一本作興化遷
在天者合于氣在地者還于質夫庸知無此理
耶曰子以為人身長大觸毀天地又從而補之
夫以天地之曠遠而人也眇然虱其間琴々綸
綸以生齒食息於斯耕田鑿井伐木鎔金築城
闢通道路以至壅閼川瀆鑿開山陵侵陵敗撓
猶不足以動乎天地彼匹夫小子喧闐跳躍其
猶蟻蠓之相摩誰足駭乎就如子說生人之寔

繁作為之多端群嬉族遊以攪擾天地之腹其
爭也或搏之其劇也或躍之其怒也或夾之衝
湯奮薄騰威奔驟日無休息彼室廬者不幾一
時委落若然無餘者耶當此之時雖千萬人補
之容可得耶夫氣也者一而無雜形也者吹萬有
殊無雜者不可雜以他氣有殊者不可類以他
形故形氣一成而有毀有及於無道之常也
毀而可補離之以雜非道之常也故曰性長非
所短性短非所續鶴不可續息牛不可補馬石

不可補天鰲故缺者不可使之全重者不可使之輕惡者不可使之
可使之美小者不可使之大不惟形氣為然於
人事也亦然壽者自壽夭者自夭賤者自賤貴
者自貴貧不可使富窮不可使達奇不可使偶
通不可使塞一本亦然之下作故奇本自奇偶本自偶幸本自幸壽夫貴賤貧富
者不達而逢神吹鬼弄不知其端莫不自然而然且有真宰鑪
錘於上而自不能添損移變其形氣性命一聽
其所成且以天地之無視陰陽之無極運化之
不測鴻洞轉輻或會或散無旁無中無方無偏

無始無終吾烏能得而容吾知其成其毀其缺
其補吾烏能得而容吾力嗚呼其真不可窮也
已故夫子不語怪神

答對馬島主書契

奉常寺
僉正

使价之來承惠書審動履迪吉良用慰之但
觀書中意有欲請命朝廷恩禮等事一依舊例
者何違特義理不自思度之甚也頃者貴島之人興
造覺孽自絕于天以貴島之罪固宜擴絕不赦
永斷許和賴 主上仁聖念足下先世之舊好

含垢棄瑕既復通好又賜恩數之半誠大國之
殊渥而貴島之至幸也足下如能自反當感激
隕越沒齒圖報一遵國家教條益罄虔恪以思
自效顧乃不念大國含弘之德不盡在下懇惻
之誠違背約束連遣特送足下所為如是先已
慢甚矣而遽欲盡復古例其可得乎如貴島所
為當初許和已過幸况又量賜恩數之半乎量
賜恩數之半已過幸又復有何望乎但當益厲
忠敬至誠無怠而已凡足下所言類皆戾於事

情非惟不敬黷啓宸聰其違約所遣特送亦
在所不接顧重違足下款意時許容待但待之
視常倭焉爾凡往復言意一一具前書惟足下
審察勿更過有希冀思所以自畫毋隱事君數
斯疏之訓惟足下慮之冀順序自當不宣

論慶尚道觀感使金安國教

至若曰惟皇天以大化停毒磅礴周群品弗克
自底于理粵乃眷命一人建用皇極底于乂以
位育以成惟一人弗克獨運厥賴良材共熙載

其績獨成大業君惟元首臣惟股肱惟臂運手
惟心運臂萬化參綸攝于一心朝維冢輔聽百
工釐庶政嶽維方伯帥群宰和庶民庶政萬機
歸底安民設官惟百惟守宰親民萬化弗攸熙
咎職冢臣庶民弗攸童慢職守宰庶宰弗攸迪
責職方伯厥惟艱哉以手責曆以化責心夫庸
遠已念惟嶺南實我東方巨維廣負阜穰繁會
良材英彥貨貝之資府庫攸取昔維赫居氏之
遺墟舊邦流風懋教述焉式徵予小子愔替鴻

命化綏罔究民用弗謐罔克涵覃匡率以厥仁
思禮政恒心胥亡越或戕賊毆袞九法徹斲八
政攸冗胥底以散休和罔應天行愆度孽鑿繁
興飢殍顛隳弗克尸肌膚以保厥父母妻子惟
凶歲荐仍茲之為甚予惟作民父母哀我赤子
軫疚于懷惟卿剛方敏洽章之文學發之于幹
任剖牒明允寔能久我顧憂以鎮寧茲邦用斷
自予衷特昇殿尹用孚協群情嗚呼徃爾祗存
乃心懋欽先聖昭訓允協于理允浹予衷溢以

莊敬施以德威制以節謹瞻以寬簡立以仁義
用以中正容以弘大照以明濔濟以剛柔然而
不理者未之有也容色近莊峻猛近威偷懦近
德煦一作拊近仁刻固近義儉嗇近節綴弛近
簡夸虛近弘辨慧近明有一以為近未有能理
者也無察淵魚恐傷爾明無快肯綮恐嬰爾鋒
無侵殫務恐損爾重先聖有言居上不寬吾何
以觀之哉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君子不若是
而能得衆者未之有也故曰如保赤子視民如

傷君子所畏者天命所惻者一夫不獲所恥者
一物不平所矜念而欲厚者民生所隆而欲長
風教所懲而欲懲者頡頏故曰惟仁者能好人
能惡人上之人唯公其好惡故能正民也民正
而天和應美天和而災沴殄福祥至矣故曰自
天佑之吉無不利德之至也此迺惟予與卿夙
夜遑々懍惕罔敢怠荒俛焉以企卿尚體之哉
於戲天位天職責任當勿貳任責當盡責任惟
貳予任予咎任責弗盡卿責誰歸各思盡乃職

無忝厥命辜至大辟棄予以斷通訓以下竭其
自處往欽哉

廉頗謝簡相如書 月課

顏白蘭卿足下竊嘗聞之徇國而遺身者烈士
之忠也義勇而私屈者明智之大一本有也指怒
而下人者仁人之廣度也三者功而不有勇而
不爭居乎至公包乎至廣為天下踐斯乃超世
之懿美大人之高風也微足下弘懿斯節也豈
復能見於斯世也然夫人之厲志之行固亦非

一故立人之朝紆人之爵而功名不足以高一世賢者不屑才智不足以掩人達事不足以重國祿。乎俛首人下烈士恥之竭智奮能隆拔事業而主不知報不加爵不異指者憾之始願之砥厲養其志行其自視豈下於人哉施諸於用謂幸可以自振而立於世矣蒙玉過舉謬托以將帥之權委之三軍之重得以自盡其駑鈍身犯駭機逆石之危收功於萬死一生之際遂能南威楚魏而抑強秦臣之於趙抑可謂有勞

矣然而足下以還璧抗雀一日位在臣右足下之功則高矣足下之智勇則奇矣區區之心亦恥為人下而患主之不知也臣誠劣弱其指介鹿屬之志不能自捐輒欲致辨於左右此誠常情之所激已足下乃能恢涵洪之量棄芥蒂之故示公私之大義恐一朝趙國無人如兩虎爭肉而強秦得收虞人之利也以不爭服人以客忍為剛以急國患為先夫如是雖有偏夫淺子有不渙然冰釋者乎故自勝者有勝者也勝人

者名勝者也夫有勝人之心而不能自勝者不
足以言勇何也以勇勝人則凡勇於我者莫不
欲勝我以智勝人則凡智於我者莫不欲勝我以
才勝人則凡才於我者莫不欲勝我是率天下
以爭勝大者必困小者必踣此其患在役於氣
私不能制以至公至廣之義爾如頗之為是也
至於大人者不然已自卑而上人、無以復尚
於我已自屈而伸人、無以復加於我已自柔
而強人、無以復用其剛故柔而益剛屈而益

伸卑而益崇此無他以義自勝而人莫敢不服
爾如是下之為是也故徇國急而遺身雙言公莫
大焉夫公者衆私之所折激私忿而求勝者折
矣出而廷辱秦王奮其義勇入而抑志自損知
其勇而守其恇智莫大焉夫智者衆人之所服
不知勇恇之理惟勝之務者伏矣下人以示量
忍小忿而就大謀容莫至焉夫容者衆狹之所
歸介之然惡居人下者知所歸矣頗誠小人遊
一作游於先生廣度之內不能蚤自悟以至甘心

稍忽不知後悔乃人之有以知先生之所處絕
出尋常萬、此臣之所以豁然不復有憾者也
夫不遠而復大聖之所與知過自新君子之所
不棄請得略其前事之失許洗滌深雪其心委
其全身以奉事先生斷頭糜骨唯先生之用不
敢自惜伏希大人之亮之也敬以書謁之願再拜

都近川水精寺重修勸文

正德辛巳正月既望
洪裕孫先亦有此文

維耽羅國於海島舟道復遠有風濤寇剽之虞
土之人士率憚於遊學北方聞道者益鮮以故

此俗朴鄙而癡野而好聚凡有所求祈禳病厄
得喪福禍一聽於神乃奉祀鼠蛇鬼以為神叢
祠相望錚鼓相聞有名曰朔望七之祠祠一
祀必殺牲宰糜酒食以為饗以是祠益謹而畜
益耗業益損以至災沴妖訛饑饉癘疫盜賊繁
興而益虔不怠雖揭之以仁義毆之以刑威而
不能已也求其所以化之、方唯佛為最近佛
之為教至慈而禁殺有緣業福罪之權空寂出
離之妙得動大勝之機俗易怵而人易趨也由

是而崇其棟宇嚴其像設俾得有歸依其病厄
得喪祈求有所憑恃作善躍然有所欣造惡瞿
然有所忌夫然則妖淫之祠無益之殺可以少
弛也由是而良心介然孝弟油然而遷善遠罪
沛然流入於仁義之途以服上之教化則其於
理化豈少裨乎哉由是而人化既融天和幸應
災疹癘疫消息夫然則雖持卷而普勸之後而
鼓舞之縉史之起發其信心共結良緣捐財併
力更新舊制未為過也已或曰子儒者不務教

揚孔子之道以牖乎遠俗而顧且屢、為資誕
謾異教以為說豈亦信道不篤也歟且將陷溺
人心靡、不可止子為所迫其僞余曰然子固
以是而病我乎夫无所為而為善雖學者猶病
之彼民俗之所喻者利害也得喪也所喜而惡者
福與禍也被但知利之利不知仁義之利、被
且恣睢奮怒唯斷利乎已而不暇顧夫病乎物
如是焉而驟而告夫仁義彼寧知仁義為何物
提耳而惇誨之耳受而腹扞控、然矣然而罪

福迫已之言猶或有時竦然動乎中而聽響焉
其下者猶快乎罪福而不敢肆焉由是而漸之
乎善而除乎惡其不愈也耶茲固納約自牖之
道也歟彼佛氏者生於西蕃橫悍之區雖使畢
世談仁義道德未必有一二化也唯其廣張罪
福而贊誘之彼其垂首受教不闕然屬习以相
視者亦幸矣此亦其設教之權也彼為教雖誕
謾愒恍其題使人去惡從善復其良心則一也
不知者固且以是而病吾後有知者必且因是

而得吾心焉耳吾固有所不得已於斯言而於
吾心有惻然焉高君根孫信佛而心乎善者也
念元朝舊物歸然獨存者唯都近川之水精寺
風掀雨淋蔓穉凋泮其且遂圯而瓦餘存也
慨然奮思與同志者仍其舊而重營之庶幾其
不墜乃來求文於余甚勤於是乎撰其答客之
語書以畀之

濟州風土錄

此邑風土別是一區事、殊異動可吁駭一無

可觀氣候冬或溫夏或涼變錯無恒風氣似暄
而着人甚尖利人衣食難節故易於生疾加以
雲霧恒陰翳少開霽旨風恠雨散作無時蒸濕
沸鬱又地多虫類蠅蚊尤甚與凡蜈蚣蟻蚓等
諸雜蠢蠕之物皆經冬不死甚為難堪想北邊
寒冽必少此害也人居皆茅茨不編鋪績屋上
而以長木橫結壓之瓦屋絕少如兩縣官舍亦
茅蓋也村屋之制深廣幽深各棟不相連屬
號品官人外無溫埃塚地為坎填之以石其上

以土泥之如埃狀既乾寢處其上吾意地多風
濕喘欬惡疾之類多緣此也酷崇祠鬼男巫甚
多嚇人災禍取財如土名日朔望七初七日十七
二十必殺牲為淫祠淫祠幾至三百餘所歲增
月加妖訛屢騰人疾病甚畏服藥謂為鬼怒至
死不悟俗甚忌蛇奉以為神見即呪酒不敢驅
殺吾則遠見必殺土人始而大駭久而慣見以
為彼異土人能如是耳終不悟蛇之當殺惑甚
可笑吾舊聞此地蛇甚繁天欲雨蛇頭駢出城

縫數四去者到此驗之虛語耳但蛇多於陸土而已意亦土人崇奉之過耳土人語音細高如針刺且多不可曉居之既久自能通之古云兒童解蠻語者此也負而不戴有白無春袴衣無砧以手敲打冶鑪無踏以手敲索土人生負金良弼外識文者絕少人心鹵莽自品官下至微者皆交結朝貴無人無佛者其豪右求為鎮撫土人自星主以表流風已然不是惟非此以下官持印貢生皆也民等日各以漁利為事毫縷細故皆有贈賂不

知廉義為何事以強制弱以暴劫仁不下君示以故官負貪如陸闕不以為恠有廉義者蚩氓懷其惠而此輩笑其迂若不教以學文以開其心則永無移風之期蓋其心深喻於利不知其他有云廉善則以為不利而深厭之矣若有高僧辨口林以天堂地獄似亦不為無助而土之僧徒皆畜妻村居頑如木石若如巫鬼者嚇人餅酒亦利之歸耳三邑地皆漢寧山之麓崎嶇磽确平土無半畝耕者如拖剔魚腹地似平

曠而難遠望以凹隆故也雖有阜陵而雜亂難辨勢如網目或如亂塚雖多積石孰中最高者皆積石也而不恠不雅不整皆頑曠黑惡見之可憎雖或有丘巒而皆孤擲隆頽孤而不聳隆而又頽无迴擁之勢唯見巨岳隆然當中礮睢而已其視君言多骨少肉有皆骨之風者大相遼絕回思前昔所賤土山如今義清州者何可得耶又山峯之頂必凹如鑊陷成泥潦峯皆然故謂之頭無岳此尤可恠然若登漢挈絕頂四顧滄溟俯觀南極

老人老人星大如明星在天南極之軸不出地上若現則仁壽之祥唯登漢聖及中原南嶽則可見此星指點月出无等諸山可盪奇胸如太白所云雲垂大鵬翻波動巨鰲沒者唯此可以當之惜吾羈囚勢不能耳然男兒落地橫截巨溟足踏此異區見此異俗亦世間奇社事盖有欲求不得欲止不免者似亦冥數前定何足與焉漢挈及州邑地泉井絕少村民或汲水於五里則謂之近水或有終日一汲二汲而多鹹泉汲必以木桶負行凡十物多取多汲也土產无絕

少獸但獐鹿猪最多吾見亦多而此外狐兔
虎熊等皆無禽有雉烏鴉雀而无鸛鵲等山菜
藜曰藜蕨最多而香蔬刺木人參當歸桔梗等皆
無海菜但蘆牛毛青角而此外海衣甘苔黃角
等皆無陸魚但銀口種而已海族有生鰻烏賊
玉頭刀魚古刀魚等數種此外如絡蹄牡蠣蛤
蠔蝦青魚銀魚石首魚等諸賤種及雜種皆無
焉沙器陶器鍤鐵皆不產而稻絕少土豪貿陸
地而食力不足者食田穀所以清酒絕貴冬夏

勿論用燒酒牛畜則多有價不過三四丁而味
不及陸地者皆山野不食穀物故也最可笑者
地環巨海而鹽不產穀煮田鹽如西海則無鹽
可耕以取汲飲者海鹽如
東海則水淡功百
倍而所得絕少必貿於硃島海南等處故民
間極貴惟土產香篋俗名薰古最多而五味子亦多
而實深黑而六如濃熟山葡萄不可辨味又濃
甘考本草產朝鮮者良又云味甘者為上吾知
我國產者實紫少味多酸猶見重於本草意此
土產者必高於天下无類矣前此人皆不知但

克杯盤之用吾始乾之滋潤異常今年則邑宰
及吾皆多取作乾矣意欲雖少送去令君知之
也時未畢乾也又有山果未應曰實大如木瓜
皮丹黑割之子如林下夫人而異子差大味差
濃蓋林下夫人之種而大者耳聞海南等邊海
處或有之未知信否此外則死珍異陸地諸果
如梨棗柿栗等雜種絕稀間有而今惡海松子
全死松木亦甚稀吾服松葉僅取于遠地也此
地可珍者橘柚施子榧子無患子山柚子二年

木無灰木鸚鵡螺椰子已上三物隨海螺椰子

岸乃得行瓢酒器謂之杏核地人作加時栗赤栗二物乃極實

可作良馬等也橘柚有九種有金橘九月熟乳

甜洞庭橘二品十月晦時熟三品相上下而全

然酸味青橘二品秋冬則極酸不可食經冬到

稍勝黃新實青嫩同在一枝實為奇絕至此時味甘

如蜜和于醋至七月則實中之核皆化為水而

味仍甘至八月九月至冬實還青核更成時極

酸與新實無異方其酸時人賤之而不食又上

三品方其時味佳絕故品第如山橘實小

此吾則謂此品乃第一品也山橘實小

柑子柚子皆二品人唐柚子實大如木瓜可容一

外餘而味及柚子然

巨實懸乘 倭橘實大次於唐抽而味又 凡此九

黃爛可珍 種枝葉大同小異惟抽最多刺而實皮最香惟

柑葉最厚而實皮最香薄意者此二品最下故

也餘品刺不甚柑亦 而葉疎狹實皮嗅不甚香

而嚼甚香烈且辛粹唐抽後橘 食不堪而藥最

效意者品高故也樹高不過丈餘而大者或如

柱喜叢生幹枝亦大多至數十相糾如龍盤礴

石硯音古勁瘦皮理古者黃紫苔剥新者青駁

可愛其葉四時長綠此地無一可觀維此樹林

真奇勝也吾之所居在州城東門外半里金剛

杜舊寺基死四隣地頗幽僻立草廬數楹制依

北土頗明敞內有小溫房一房外有未樓涼軒

間半亦得陽得月軒簷下有老柿樹一株厚葉

成陰常坐此軒而此樹近可捫也屋圍而石墻

以醜石累積高丈餘上施鹿角木墻去簷僅半

尺高而圍狹奉一國法也然石墻高狹土俗皆

然以防冒風饕雪况吾居既孤寇盜亦可慮使

吾自計不得不爾但稍寬則有矣墻既礙眼無

好狀雖栽植似亦無趣且吾時日不能自保無
久遠心不暇以栽植為意今得君言栽檜老蒼
之畫能起吾趣自明春欲列栽柑橘榘為意屋墻
外二十許步正北有古梨樹一株高丈餘枝疎
葉薄非好樹暫治而亭之環以苦竹然地勢高
遠則北望滄海海去亭一里許 椒子諸鳥歷々眼底稍
遠則西望城中村烟官柳及城南果園在內城之南外城之內前泉之源乃官植橘柚之園外城為泉重築里餘使泉在城內此園去吾亭半里呼聲不遠 橘林頗有景致最近則俯臨金剛杜果園官

園橘柚兩植園去亭可五六十許步限以石墻
然有小竹迳可通時得逍遙其下玉葉金實青
黃橘爛劈之香喫君所謂長歌橘柚林斯時也
得不俵然一延頸相憶耶惡地斯亭有少賴焉
又吾居幸近泉發源城南果園之東隅源發即
大泉如福流出東城底以資吾汲用汲處僅四
冷冽如冰地本無冰賴此泉煩但下流污不
可美翫汲先既多勢至海口成潭至此水清又
人不得行可設舟中產銀口魚或傍有蘆葦之屬猶有江湖之幽趣

網得或釣得海有小魚數種亦可坐岸而釣如此
 似差可而興味甚淺不如清江澗溪之樂蓋坐
 處無小可者故也海釣則又風浪洶濤絕少安
 帖之日尤無淡雅之味且所借非土人即方士
 生名舜賢判官之妻甥李儒莊吾輩事頗聞風
 持意足多猶可談話而染俗之雅於江湖無入
 憂然海外遇斯豈足發吾興既無意中人可共
 如君所言略無心悅且國法可畏故其出甚稀
 一朔不過或一或二或踰朔不出梨亭亦不甚
 數出摘園尤稀往蹠々獨步祇增索寞耳摘熟時則

熾亦宜遠骨肉隔絕親知悠緬昔時遊從凋喪
官有直守已多天外孤身幾嘗世故尋常處心固未嘗不
 怡然順理而忽然念到亦未嘗不悵然以感也

冲庵先生集卷之四

